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替 嬪 亂 治

魏 晉 卷
曹 文 柱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滬)新登字117號

主編：柴劍虹
叢書策劃：鍾潔雄
責任編輯：盧建業
美術構成：Meichen

治亂嬗替—魏晉卷

□著者
曹文柱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紹興路5號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國際書號：ISBN 7-5426-0642-5/G · 112

□定價
全套十二冊共二八八元

□
本書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只限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

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

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偽」、「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

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

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

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

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

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

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頊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敍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衆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敍、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為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



目 錄

魏晉社會的輪廓	一
不成氣候的董卓	六
漢魏之際的任俠	一一
曹操的屯田制度	一六
曹操的關係網	二〇
曹植失寵	二五
曹丕父子虐待宗室	三〇
劉備得罪益州人	三六
馬謖之死	四一
諸葛亮故宅之謎	四八

關羽的生前與死後

五七

孫吳經營建業城

六三

呂蒙的成才

六九

周處除三害

七四

陳壽與《三國志》

七九

裴松之注《三國志》

八五

三國時期的人口

八九

竹林七賢

九四

晉武帝窮奢極慾

一〇一

西晉前期的黨爭

一一三

西晉的朋黨之爭

一〇七

晉武帝御下有術

一一八

八王之亂

一二四

兩晉的流民潮

一三一

乞活軍始末

一三六

晉元帝的奇行

一四一



東晉的黃、白籍

一四七

匈奴的內遷與「亂華」

一五一

魏晉十六國時的羌人

一五七

苻堅的奪權與治國

一六二

王羲之的政治生活

一六九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

一七五

《蘭亭集序》書帖的真偽

一八一

「三絕」畫師顧愷之

一八七

武器中的「五兵」

一九四

斧鉞和刀劍

二〇〇

曹魏開創薄葬之風

二〇五

盜墓的文化收穫

二〇九

魏晉的服飾

二一四

「曼首」與「餅賦」

二二〇

葛洪與《抱朴子》

二二四

西域火浣布

二三〇



魏晉社會的輪廓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治亂嬗替的一個時代。它從漢末大亂走向西晉暫短的統一，之後社會重新陷於大亂。從董卓之亂的漢獻帝初平元年（一九〇）起到東晉恭帝元熙二年（四二〇）劉裕建宋止，共歷時二百三十年。

如果細分，我們還可以將魏晉時期區別成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即三國、西晉和東晉十六國。

三國的正式建立，雖然始於魏文帝黃初元年（二三〇），但魏、蜀、吳三國政權的鼎立在此之前已經形成，而導致東漢帝國崩潰、軍閥紛爭則肇始於董卓之亂，所以三國的歷史應該從初平元年算起。在《三國志》（要真正了解三國史，請讀它，切莫把《三國演義》的杜撰當信史）中，晉人陳壽這位著名的史家就是規規矩矩地從董卓之亂寫起的。

三國中，魏的建國最早，共歷三代五帝，存國四十五年。孫吳存國時間最長，從孫權稱吳王（二二二）到孫皓降晉（二八〇），前後計五十八年，歷三代四帝。蜀漢只有劉備、劉禪父子兩帝，存國四十二年（二二一—二六三）。

西晉建立（二六六年一月）之後十餘年才完成統一大業。武帝死後，內亂頻仍，並由此觸發內遷的胡族首領舉兵而起參加混戰，最終滅亡。

西晉存國五十年，歷三代四帝。

西晉滅亡後，黃河流域成爲匈奴等胡族軍閥爭殺的戰場，並陸續出現許多割據政權。北方歷史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時間長達一百二十年。其間只有氐人的前秦曇花一現地建立過統一的國家，絕大部分時間北方都處於分裂混戰狀態。南方的東晉是漢人建立的政權，從司馬睿稱帝（三一七）到司馬德文亡國（四二〇）共存國一百零三年，歷四代十一王。偏居西南巴蜀一隅的成漢，由竇人李雄建國，是十六國中唯一的南方政權。從

建國到爲東晉所滅，共存國四十三年（三〇四—三四七），歷三代五帝。

縱觀魏晉時代，有很多歷史現象值得注意。篇幅所限，我們不能一一論談。這裏只選擇三個方面的問題簡略地介紹一下。



一個是，門閥士族登上歷史舞台，並佔據統治地位。

士族始興於東漢後期，它大多是地方著姓、經學世家和累代顯宦的三位一體。

曹丕建魏，以立九品中正制換取多數士族集團對他篡漢的認可，這就為士族專政創製了得力的工具。西晉時期士族的統治地位已勿庸置疑，

士族在社會中的各種特權都是這個時候作為制度被固定下來的。家世成

為論品選官的唯一標準，為士人子弟專設的國子學也被從太學中分離出來，從而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制度。占田、蔭客令的頒佈，又使士族廣佔土地和依附人口的經濟特權法典化。東晉時期門閥士族的統治達到了頂峯。門閥政治本是皇權政治的產物，但逐漸成為分權的力量，這時則走向極端，居然凌駕於皇權之上。某個或幾個大族與皇族司馬氏共天下的局面，一直和東晉王朝相終始。這在中國古代是極為罕見的歷史現象。

另一個是，人口流動頻繁，地域和民族間的界限被不斷打破。

魏晉之世，從亂到治，又從治歸亂，舊有的社會秩序都被打破。天災屢生、戰爭頻起，再加上胡族統治者的捲入，使得人口的流動不但涉及範圍廣，而且頻繁發生。其形式包括不間斷的軍隊遠征、可怕的流民狂潮和大量胡族人口內遷及人居中原。視農業經濟為「本」的中國古代社會，安土重遷、凝固

保守是其國情一大特徵，然而魏晉社會的特殊歷史條件，卻使這個固有的模式遭到破壞。從文化學的觀點來看，人口流動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如果遷徙人口與新居地、土著人口存在着文化差異，那必然會把所攜帶或代表的文化傳播到這一地區；兩個民衆集團的接觸，就有文化上交互滲透和匯融合流的現象發生。西北、東北及南方經濟區的開發，打破了秦漢以來傳統的經濟格局；大量胡族人口漢化和胡人風習對漢人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影響，都與魏晉時期廣泛而持久的人口流動有着密切的關係。

還有一個是，玄學經歷了一個興衰過程。

東漢時期，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學因圖讖緯書的羼入而成爲庸俗的神學。與此同時，由於儒生解經只重章句推衍，既煩瑣蕪蔓又穿鑿附會，也使儒學流於空疏荒誕。總之，漢代儒學走上了窮途末路。曹魏之世某些學者援道入儒，用老莊觀點來解釋儒家的學說，由於以《老》、《莊》、《易》三玄爲根據，故有「玄學」之稱。其中，何晏、王弼首倡「以無爲本」的貴無論，認爲大千世界運化萬變皆源於無，也就是道。他們主張「無爲而治」，「名教出於自然」。無疑，何、王創立的玄學對於漢儒讖緯神學和煩瑣章句之學，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隨着玄學的流佈，很多以老莊



哲理爲核心的命題經常引起士人們的辯名析理、邏輯推衍，玄學的理論體系隨之不斷完善發展，嵇康則進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見解。同時也有些士人爲逃避凶險的現實政治，以清談玄遠不及時事，作爲一種全身之道。西晉朝野玄風播揚，玄學壓倒儒學，統治了思想界。東晉時期，玄學繼續發展，並滲透到道教、佛教之中。揮麈玄談更成爲名士們追求的社會風尚，但玄學日漸走向浮華淺薄，作爲以思辯爲特徵的哲學，則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總之從哲學史上來看，魏晉玄學佔有重要的地位，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研究的課題。

不成氣候的董卓

董卓是改變漢末政治格局的一個關鍵人物。在他進京、專制朝權之前，東漢朝廷雖然已從骨子裏腐敗不堪，但總還能硬撐着，使門面不倒。而經董卓之變，國家終於分崩離析，天下成為羣雄角逐的戰場；皇帝只徒存名義，不過是權臣、軍閥們掌中的玩偶而已。

董卓入京之初，確實想有所作爲。首先，他罷黜少帝劉辯，改立其弟劉協，史稱「廢少立獻」。董卓扶植獻帝不久，便逼殺太后，以相國之職，攬重權於己，從而結束了外戚、宦官輪番在東漢政壇上作惡的局面。其次，他大量起用名士和被漢廷禁錮過的黨人。史載，董卓以周毖爲吏部尚書，與名士伍瓊、鄭泰、何顥等人，「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惡，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紹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冀州

